

张震讲

张震 / 编著

恐怖 鬼故事

月夜鬼敲门

不愿合眼的女尸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张 震 讲
鬼 故 事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震讲鬼故事/张震 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

ISBN 978 - 7 - 104 - 02627 - 3

I. 张… II. 张… III. 恐怖 - 鬼故事 IV. I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8684 号

张震讲鬼故事

著 者 张 震

出版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社 址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红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5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27 - 3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冰箱里的人头	1
我是一名鬼卒	4
我曾做过的鬼衣服	27
来自死亡之车	58
门口的公厕的一只手	60
列车上的妖刀	
人的心为什么是红色的	
周末的 1:50	
十二点的电话铃响	
我亲爱的猫妻	
左炎和右炎之异巷	
庄婶夜里进来给我盖被子	
可怕的婴煞	109
红颜愿不老	117
幻情	124
上电梯一定叫我	127
黑黑的夜路	129
人死之离魂记	138
可怕的升降机	142
情人	144

目 录

魔梦 ~	146
长途客车上的异雾	156
可怕的报应	159
僵尸上网	163
无名的鬼故事	165
你见过鬼吗?	169
中医科的秘密	178
死于谎言	180
倒着的女鬼	182
昨夜我碰到了鬼	184
本事不要上网见网友了	186
医学院解剖课	192
怖寒镇	194
亲身经历迷离夜	201
你的脚步	204
你的背	206
遇到“她”	225
电梯	228
了(她出现了续集)	231
五	234
而惊魂夜“医院”	236
窗外的人头气球	251
真实血色的屏幕	255
镜子中的身影	259
死亡天使 - 午夜惊魂	265
停尸房可不是甚麽好地方!	268
出、出现了! 救命啊!	273
森林中的彩带	275
鬼众道	282

完全自杀手册 - 冻死	284
尸裂出的孩子,吓	287
幽灵般怪车	298
凶宅幽灵	302
女孩子的脸	309
约定	311
第三具尸体	313
七月十五的白雨伞	322
千年魔咒	326
收垃圾的女鬼	335
小镇怪谈(上)	338
小镇怪谈(下)	349
电脑鬼出笼之《夜半妻变》	355
午夜公路—要喝血汤吗	361
催命婆婆	363
布娃娃之死	366
广深高速公路之夜行车	369
师大会开门的鬼	371
忆故人	372
碟仙经历	376
听来的碟仙故事	377
猫魂	378
心慌慌	379
回魂夜	381
微笑的护士	383
吸血迷情	385
先生,要小姐吗?	417
蜡笔字	419
13号房间	420

目 录

校园有鬼	423
见鬼的方法 2	424
笨笨吸血鬼	425
过江的故事	426
魔瓶(好故事)	428
恐怖的红楼	441
雪狐	443
死亡游戏	453
深夜来访	463
恐怖夜遇	466

冰箱里的人头

我家有一只很高很大的海尔冰箱，是92年买的，很古老了，上层是冷冻，下层是冷藏，平时妈妈总是把吃不了的肉放在冷冻室里，我也喜欢把雪糕啦草莓啦之类的东西放进去冻起来。这样一来，冰箱里长年都塞满了东西，有时候连妈妈也会忘记里面到底有什么还没吃完。

有一天，小雪来我家玩，我们玩到很晚，大概十点多了，妈妈有些不高兴，可是小雪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平时学习很紧，也难得有人陪我玩儿，所以看到妈妈生气也没吭声。后来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我听到妈妈开了一下入户门，然后又关上了，这时小雪也玩得尽兴了，起身要走，可是妈妈突然推门进来说，要请小雪吃宵夜，妈妈说话的时候表情怪怪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在晚上吃宵夜的习惯，怎么妈妈突然要给我们做宵夜呢？

过了一会儿，小雪说她要上厕所，我开门指给她让她自己去，我的房间和厕所之间隔着厨房，我听到小雪经过厨房的时候和妈妈聊了句什么，之后她就大叫一声，连鞋都没换，夺门而逃了。我急忙出去，发现妈妈爸爸的房间早关灯了，只有厨房里冰箱的冷冻室门还开着，我暗骂小雪这丫头神经病，随手带上了冰箱门。虽然对小雪不满，可我也依稀觉得奇怪，怎么妈妈说给我们做宵夜又早早地睡了昵？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没见到小雪，直到晚上放学，我堵在她教室门口，才算逮着她。我问她昨天是怎么回事，她起先不肯说，后来被我连哄带吓，她才哆嗦着回答：“昨晚，我经过厨房的时候，看到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门开了，你妈妈正探头到里面拿什么东西，我就说阿姨这么晚了别费心给我们弄东西了，”小雪说到这里，打了个

冷战，“那个女人猛地把头从冰箱里伸出来，手里还提着一袋东西，她阴森森地对我说不费心，这是现成的，我一看她手里拿的，妈呀，居然是一颗冻得发紫的人头！”说到这里，小雪已经抖成一团了，她推开我，落荒而逃。

我听了小雪的话越发觉得这事怪异，不安起来，于是三步两步闯进家门，要问个清楚。

一进家门，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见我回来，先发制人地吼我：“那个小雪，以后不许请她来玩了，一点礼貌都不懂，十点多了还不走，后来我和你爸爸一堵气就睡下了，你再和这样的朋友来往，你也要变得没礼貌的，以后你到别人家玩，人家的爸爸妈妈嫌你呆得太久，也不出来送你，看你受不受得了！”

我惊奇：“咦？不是您看我们玩得晚了要给我们做宵夜的吗？”

妈妈惊诧：“我还给你们做宵夜？我都想骂你们一顿！”

想一想妈妈平时的性格，确实不像会给我们做宵夜的样子，那么昨晚那个怪怪的妈妈又是怎么回事？我还记得小雪说的从冰箱里伸出头来的那个女人不是妈妈，那又会是谁呢？天哪，难道小雪说的都是真的！

我一把拉开冰箱冷冻室的门，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往外掏，妈妈以为我发了疯，拉住我一顿骂，还把我推到房间里反锁起来，要我赶快学习，把昨天的时间补回来。

因为马上要高考了，这事我也没多想，就算过去了，一直到高考结束，我都沉浸在无边的题海里，而那一段时间，我听妈妈的话，再也没和小雪有过来往。上了大学，我也就渐渐把那天晚上的离奇怪事给淡忘了。

直到有一天，宿舍里的小@上网看了几篇恐怖故事，吓着了，白天发高烧，半夜说胡话，吃药打针也不见效。同寝的大姐说，这是撞克着了，得找个有道行的人给看看。我们半信半疑，在大姐的带领下到了一个居士的家里。

居士要带小@到密室去治疗，我们大声反对。居士笑了，说：

“你们不相信我是吧？”然后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张口就说：“你曾经有个朋友，这个朋友以前跟你很要好，可是现在你们没有联系了，是关于冰箱的事情，对不对？”我像被电击了一下，他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不情愿记起的情节重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了。我对众姐妹说：“让小@跟他进去吧。”大家看我的神色不像在开玩笑，便将小@送进了居士的密室，还嘱咐她有什么事就大叫。

过了不一会儿，居士就出来了，小@还是有点迷糊，可是已经不烧了。大家为小@付了送祟钱，但都不愿意走，她们都想听听居士所说的关于我的那位朋友和冰箱的故事。我于是把那个晚上的事给大家讲了一遍，我也很想听听居士怎样解释那件事。

居士笑笑说：“小姑娘们，不是我做这一行瞎玄乎，这些事都是天机，说多了我要折寿的，就像刚才给那位小姑娘送祟，不让你们看是有我的道理的。”

我拿出钱送给他，心想，你不就是要嘛。

居士接过钱，笑着摇摇头：“钱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的，这件事我只能告诉你个大概，多的我也不能说。”我们立刻支起了耳朵，“你的那个朋友那晚看到的女人的确不是你妈妈，你还记得在那之前你家的门有响动吗？那就是有东西进来了，不过好在那东西不是冲着你们家人去的，所以你们全家都没事。”

“那是冲着谁去的呀？”我们齐声问。

居士只是摇头神秘地笑，任我们怎么问也不再答言了。

从居士那里回来后，小@一天天地好转，而那件事给我造成的阴霾也渐渐地融化在了小@康复的笑声里。

转过年来，我大学毕业，在还没找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闲在家中整天看电视。一天，都市新闻里播报一则重大杀人碎尸案，死者的头颅被割掉不知所踪，尸身被弃置山野，今已查明尸源，死者家属已经确认尸体。我不经意间向电视上瞟了一眼，天哪，死者的照片居然就是小雪！

一瞬间，我呆在那里，血液被小雪的遗像抽干。照片中，小雪

哀哀地盯着我，仿佛在对她泣诉，那一刻，我分明听到了小雪幽幽的声音：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只有你，知道我的头，在哪里……

我是一名鬼卒

人都说一死万事空，其实，很多事情都一直存在的，不堕不灭，无生无死。

我是一名鬼卒，一个轮回司主手下的小喽罗。我们可算是天上地下最低贱的生物，只能在黑暗的地狱里生活，永生永世。

我的职责就是在奈何桥边巡逻，是个清闲的差事，因为这里除了偶尔经过孤魂野鬼，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会有。我经常呆呆的坐在奈何桥边，呆呆的看着孤单的魂魄，孤单的飘来。天天，月月，年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有一天，轮回司主把我叫去，说我忠于职守，因为我已经在奈何桥巡逻了300年，没有出过差错。所以他让我做了勾魂使者，让我有机会去人间看看。

人间的确很好啊，什么都有，比起那只有阴沉和黑暗的地狱简直就是梦一样。可惜我每次去人间都是半夜，而且都是去拿别人的魂魄。日子久了，我知道象我这种人，不，应该是鬼怪吧，是人们最害怕最痛恨的，因为我们一去，就意味着人间生活的结束。我只有苦笑，因为人既相信命运，又害怕命运，顺便连我们也恨了进去。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百年又匆匆过去了。轮回司主对我说，你已经有400年的道行，等到你有500年道行的时候，你就能去人间轮回，或者在地狱修行，去做一个神仙。当时我很开心啊，开心得笑了，这也许是我第一次笑吧。在场的白无常大哥取笑我，说我笑得比鬼还难看。我想：我本来就是鬼，而且白无常笑得比我还难看，人一见他笑，多半会吓死。

最后100年的时间里,我继续努力的办着轮回司主交给我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100年比原来的400年还要漫长,我多么期望它快一点过去,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去轮回,去人间……

一(缘起千年)

一天,我信步走到奈何桥边,黑暗里隐约传来一阵轻微的抽泣。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女鬼在那里哭。我问她为什么呆在这里,她说她不小心弄灭了照亮轮回路的灯笼。我心情好的时候也乐意帮助别人(鬼),那时我心情很好,所以我就说我可以带她去轮回司。她擦了擦眼泪,对我嫣然一笑:“谢谢你。”刹那间,我的胸口好象被什么猛击了一下,心里好乱……我从来没有见过笑得如此好看的鬼魂,我只觉得自己的脚好象变软了……

到了轮回司,司主查看了她的记录,说她是枉死的,不能投胎转世,只能住在枉死城。她一下子哭了起来,我也一下子心软了,问司主可不可以让她去投胎。司主发了火,骂了我一通,骂得我浑身发抖,她也吓得不敢再哭。我垂头丧气的带她去枉死城报到,路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到了枉死城,我让她进去,她点了点头,走进城去。我目送着她远去,这时,她回头看着我,又说了一句:“谢谢你。”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城门,只留下我呆呆的站在那里。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惊奇的发现我还挂念着她。于是我偶尔就会跑到枉死城去,偷偷的看看她。我发现她经常很早就急匆匆的跑到望乡台去,在那里看上一整天,然后哭泣着离去。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她哭的时候,我也想哭……

春天已经悄悄离去,零落的杨花已经化做漫天的飞雪。燕子回时,天际陪伴着灿烂的落霞,远去的已经消失在如水的眼眸,新来的早就烙上心头。无意间,有一种隐隐心动的心绪却似乎依然萦绕心头,不曾随南燕归去。

那年清明,我找到了她的坟墓。一捧黄土前,一杯水酒,三色彩果,两个痛哭的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我呆呆的看着那两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伤心,失落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在那里呆了

很久，一直到深夜。喝了一杯人间的酒，劣酒苦涩，心里却感觉不出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不经意问白无常大哥，枉死的人怎么样才能投胎。他说需要因果。我问什么是因果。他说因果其实也就是代价，如果有人把投胎的机会让给没有机会的人，那么就可以投胎了。他又说，这机会白痴也不会愿意让给别人的。

日子又过去了很久，轮回司主把我叫去，说我已经满了500年的修为。问我有什么选择。我说我愿意去投胎，轮回司主问我愿意去哪里，我说我愿意让她去投胎。司主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白无常更是惊奇得舌头掉到了地上。司主告诉我，如果我放弃500年道行的话，将重新去做一个鬼卒。我说：“我愿意这样。”说完，我静静的离开了，这时我的心里很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她走的那一天，我偷偷的看着她，直到她喝了孟婆婆的茶汤，上了转轮台。远远的，我已经看不到她了，我忍不住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望向远方。孟婆婆吃惊的看着我，慢慢叹了一口气，继续摆弄她的茶汤……

我又变成了一个鬼卒，还是负责巡逻，我天天都会去奈何桥头，去看看。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再见到她。。

日子又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在桥边守了一天又一天，日子多得我已经数不清了。

轮回司主又把我叫去，说我又在地狱守了500年了，可以再选择自己以后的路了。司主说完话，我茫然了，又是一个500年了，这500年里我天天都守在桥边，但我怎么一直没有看见她回来呢……司主看见我神智不清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迷迷糊糊中我又走到了奈何桥边。在这桥边，我坐了1000年，在这桥边，我等了500年。500年桑田沧海，连顽石也长满青苔。我却没有等到她的归来……后来，白无常告诉我，人若是转世投胎，天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模样，是女还是男。

我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傻，好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我的眼睛在刹那间迷蒙了泪水……无底的黑暗中，一个痛哭的鬼

魂。

这一次，我不知道我该再期盼什么……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如昨夜梦中的泪痕，今朝已无法寻觅。梦里无尽的心思，依稀记得铿锵如鼓，震得世界崩落。梦醒时却只留下无法拼合的残片，如远古的文字，无从说起。但是那让人隐约记忆的耳语，却象闪电的光华，撕破脑海永恒的夜空。不知道梦到了什么，也不愿意去追寻梦中的浮云。我知道，不会伤心，自然不会流泪。拂弦轻唱，不唱悲歌，红尘中悲伤事，已太多。信手填词，难填笑语，人世间欢乐趣，谁人知？而我犹如风霜中的野花，不知道将为谁而开。犹如荒原孤独的野草，不知道将为谁而绿。

我再次放弃了投胎的愿望，我怕再看到那诱惑我的万丈红尘……害怕再看到让我无法忘怀的嫣然一笑……轮回司主叹息说象我这样尘孽纠缠的鬼是做不成神仙的。我依然坐在奈何桥旁，做一个鬼卒，等待着一个也许不再存在的人。

再次坐在桥头，我看着过桥的鬼魂们，他们的脸上似乎都写着一个故事，在他们空洞的眼眸里，似乎在讲述着曾经以往的那个时刻。看着他们的迷茫，我庆幸自己还有知觉，我渐渐懂得，人间给了所有的人无数的问号，而答案需要在哪里寻找呢？地狱吗？我想不是，因为我的心里，也有太多太多的问号。

我再次回到了没有欢乐，没有希望，没忧愁的日子，一个鬼魂的日子。信手拂弦，本应随性长歌，谁料琴声幽怨，杜鹃啼血，良人思归。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又谁能知乱弦之中两重心字，一生愁！弦随心动，恨手难如意，只赋得半阙残词，一弦悲歌。沦落千载，脑海中只拾取了无数残缺的点滴。回望往昔，物是人非历历。满怀希冀把记忆的点滴汇聚，谁知道却变成一幅野渡无人舟自横。

日子继续一天一天过去，我一天一天在桥边走过，虽然我已经不再期盼，但是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的望过去，看看从桥那边是否有那个我忘不了的影子。每次这样，我都会暗自觉得

自己很蠢，在心里骂自己几句，但是，只要走到这里，我都会做这件愚蠢的事情。甚至我还神经兮兮的跑去了枉死城，想看看是否还有那个在望乡台上哭泣的魂。后来的日子里，我开始有点后悔，后悔为什么在她离开的时候不去和她说最后一句话；后悔为什么在她离开的时候要偷偷躲起来而不看她最后一眼；后悔在她离开的时候……世间幸有记忆，能记得世界的颜色；世间哀有记忆，能记得世界的灰暗。时间的魔术把彩色与黑白重叠，把它撕裂，把它挥洒……留下漫天纷飞的纸片，让我去追逐，去拼合……为了忘却的，为了不能忘却的，为了忘却不了的，一切。

在春雨里绽放的花朵，随着秋风纷纷飞落，花瓣轻舞，让最后的娇艳在阳光下吟唱出一曲依依不舍的恋歌。不愿离去的花瓣啊，就如我零落成泥的心。自然之神啊，你让温柔的春风唤醒花的魂魄，为什么又让无情的秋雨湮灭花的生命，难道世间的一切都应该有始有终……离别总是太匆匆，挥一挥手，天边云彩依旧。过客匆匆，不经意间蓦然回首才明白。而此时早已曲终人散，落幕的掌声余音在耳，舞台上却只有自己独对清秋。离别总是太匆匆，挥一挥手，看似欲走还留。秋风声里人远游，曾经纷飞于身边裙裾的褶皱萦绕耳际软语的温柔是那风筝的线，任风筝越飞越远。丝线早已断，风筝早已不知何处。我却不知道一切已经结束，依然紧握着那一截断线，等待着归去，归来。离别总是太匆匆，挥一挥手，还依稀记得你的气息，还常常怀念你的长发，还偶尔寻找你的影子……等到秋风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也会象残花一样被雨打风吹去，零落，湮灭，了无痕迹。

难相见，易相别，又是玉楼花似雪……

很久以后，很久，很久……

那一天，我见到了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是地狱里最高的神，也是最温和最善良的。地藏王菩萨的慧眼一下子看穿了我心中千年积郁的迷茫踟躇，他很惊异于我，一个鬼魂居然也有如此的心事。他叹息道：“苦海众生，回头是岸。”可是我始终听不明白他

的话。我尽情的把我心里积压的一切讲给了菩萨听。菩萨问我：“什么是缘。”我答不出来，菩萨又问我：“什么是情。”我完全不明白。最后，菩萨问我：“你有什么愿望吗？”

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痛哭流泣求菩萨让我做一次人，求菩萨让我和她，结一段尘缘。菩萨答应了，答应用我千年的修为换一次与她同世为人的轮回。最后，菩萨对我说：“万事随缘，莫执着。”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这一天，我终于转世为人了。

我家是当地的豪门，我一生下来就是少爷。

慢慢的，我长大了，喜欢上了邻家的姑娘。她家是我家的佣人，从小她就在我家帮工，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耍，可是长大了却渐渐疏远。可是我发现，我一天比一天喜欢她。而且我想，她应该也喜欢我吧。

在她18岁那年，父母禁不过我的请求，向她家提亲了，她家自然答应了。

那天我在她家门口碰见她，满心欢喜的想和她说句话，谁知，我看到她一双眼睛里却流露出无比的憎恨。我的心一下子凝固了，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回了家。隐隐觉得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果然，在迎娶她的那一天，她和邻村的一男子私奔了。我爹大发雷霆，派出大批家丁出去追赶，我也心慌意乱的跟了去。不久就追上了她们，我惊讶，迷茫，胆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呆呆的看着她，看着她。她也看着我，那一双清澈的眼眸里仇恨的旋涡将我吞噬。顿时百感交集，心一阵收缩“她恨我!!”我眼前一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家丁告诉我她和邻村的小伙子一路逃跑，最后双双跳崖自杀了……我一听到这消息，世界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时空都化为乌有……往昔的爱人只留下灰色的轮廓。过去的水晶在我手中变做了松散的沙雕，被时空的潮流吹散，一点一点，变作了风。风去何处？你不愿意带我而去，但是你至少带我的心离去，请不要丢下我一人，在世界的尽头呼唤，无尽的呼唤。黑夜会来临，生命

也会消失，为什么两重心字却无法解开，为什么两重心字又无法重叠!?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发觉我已经在奈何桥头了，白无常在我身边站着。等我回过神来，白无常告诉我，我昏迷以后不久，就一命呜呼了……他还告诉我，那个徇情自杀的女子，就是当年我苦苦等待的人，现在已经去了枉死城……

我头脑一片混乱，所有残破的记忆涌上心头，我不知所措……白无常把我带到了地藏王菩萨那里，菩萨含笑不语。

我忍不住问菩萨：“为什么她会恨我？”

菩萨说，这是因果。我问，什么是因果。

菩萨说：“有缘就是因果。你曾给她一次轮回，她半生服侍你，这就是因果。你给她一次轮回的缘，是因为她因你而枉死。她因你而死，是她要还你一次轮回的缘。人常言前生后世，其实是没有先后，前生在此，今生也在此。有来有去，始终却无生无死。”

我感觉到这一切一切都是一个误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遇上了一个特定的人，发生了一件特定的事。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但是世事并非如此，是我错了。错过了一千年的光阴。错过了两段本该幸福的人生。我刹那间领悟了轮回，人之所以轮回，是因为有无数的错，无数的悔，无数的期盼，无数的失落，要到来世去补偿去找回。但是即使不停的轮回，在那个凝滞的时空的人又怎么能记忆起前生的往事去作为今生的指针?! 轮回是佛的经文，让迷失在苦海的众生明白回头是岸，但是执着的人又怎么能理解佛的心意，望世生悔。

至少，我无悔。

到最后，我明白了菩萨点化我的心意，但我还是没有回应菩萨的话，我也不愿意去品味菩萨的话。因为我感觉过幸福，感觉过悲伤。有过快乐，有过心痛。有过千年不灭的梦，有过前世今生的缘，有这一切，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终于还是放弃了继续的轮回或修行，我愿意永远生活在我